

珍貴的紀念品

王愿坚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珍貴的紀念品

王愿堅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717.1
21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共有四篇故事：一、“珍貴的紀念品”；二、“火”；三、“打！听你指揮！”；四、“水的故事”。這些故事反映了在福建前綫的海防戰士、青年民兵、婦女和少先隊員等在東山戰鬥中的英勇事跡，表現了他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新的精神品質。



珍 貴 的 紀 念 品

王 愿 堅 著

※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河東路得貴巷）

福建省書刊出版業

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

福州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

※

開本787×1092 1/36 印張1 1/9 字數20,000

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0,090 定價(7)一角四分

統一書號：T10104.3

目 錄

珍貴的紀念品.....	(1)
火.....	(10)
“打！听你指揮！”.....	(17)
水的故事.....	(27)

珍貴的紀念品

像我們這樣的老戰士，大半都有這麼個怪脾氣，——喜歡保存點珍貴的玩藝兒：一塊從自己身上開刀開出來的砲彈皮啦、老战友的來信啦等等。因為這些東西都有一段不平凡的來歷，留着可以作個紀念。像我，就保存着這麼一條紅領巾。

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。蔣賊軍拼湊了兩萬兵力，二十多輛坦克，想偷偷地襲擊我們的東山島，陰謀配合美國在朝鮮對我們的進攻。我們馬上給他個迎頭痛擊，戰鬥了兩天兩夜，敵人連死帶傷加被俘，丟下了三千多，剩下的被我們一氣趕下海去了。我這個故事就發生在東山島戰鬥開始的時候。

戰鬥一打響，我們連的任務是阻擊。就這末打一節，退一節，爭取時間，最後堅守主陣地，讓後面的主力部隊來殲

滅敵人。戰鬥正打得火熱，連長到我跟前說：“于成年同志，你这挺機槍作掩護，部隊轉移到主陣地去！”他具體交代了任務，並且囑咐我：“記住，看見部隊上了四二五高地，你們就撤退！”

我和彈藥手就留下了。起初，任務執行得倒也順利，別看就這一挺機槍，敵人死得一片一片的，就是上不來。看看大部隊已經安全地跨過了背後那個山嘴子，開始上山了。我剛要招呼彈藥手撤，誰知道敵人鬼頭鬼腦地從右邊繞上來了，子彈朝咱倆屁股打過來。這一來，我們撤就困難了。我伸手捅了捅彈藥手說：“把子彈夾子留下，我掩護，你趕快順着小溝撤下去！”我自己手端着機槍，一直向繞上來的敵人撲過去。敵人被趕下去了，彈藥手也平安地撤走了，可就在这時，我負了傷：一顆子彈打在大腿上，麻蘇蘇的，那血呀，像個小泉眼似的，呼呼直冒，不一會腿底下的土就濕了一大片；憑經驗，我知道傷得不輕，十有八九是碰到骨頭上了。我想包紮一下，誰知道一掏口袋，救急包沒啦，还是在前面山頭阻擊的時候，給三班長包傷口用啦。這時候，敵人的小砲還一個勁地往這兒落。不行，得走！人死活不說，這挺機槍丟不得呀！

我把槍往懷裏一抱，一剎眼就滾下了山坡，費了好大的勁，才爬過一條小溝，順着溝沿望着一塊黑鴉鴉的甘蔗地

爬。爬呀，爬呀，越爬越覺得沒有力氣，渾身發軟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就啥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醒過來了。迷迷糊糊的，覺得腮上像爬着幾個蟲子，癢得很，伸手一摸，濕漉漉的。睜眼一看，原來我正躺在一個孩子的身旁。那孩子抱着我的肩膀，頭俯在我的臉上抽抽噎噎地哭，淚珠巴答巴答掉到我臉上，又順着流下來。咦！這是怎麼回事？

那孩子見我醒了，連忙抽手把眼一抹，小聲地叫了一聲：“叔叔！”

我掙扎着坐起來，四周望了望：是在一塊甘蔗田裏，那甘蔗密密麻麻的，隔一壠就望不見人；我那挺機槍好好的架在甘蔗棵子上。我竭力回想是怎麼到這個地方來的，這時才想到我那負了傷的腿，不由得朝傷口處望了一眼。冷丁一看，把我嚇了一跳：怎麼血流得這麼多！再仔細一瞅，才發現那並不是血，是一塊紅布。那紅布呀，鮮紅鮮紅的，就和我的血一樣紅。奇怪的是，那塊紅布竟扎得那麼准，那麼平貼，不歪不斜，不鬆不緊，就像衛生員包扎過的一樣，怪不得血不流了呢。不用說，這一定是這個孩子幹的事。

我仔細打量了一下，這是個女孩子，看樣子有十二三歲，梳着兩條小辮兒，黑黝黝的圓臉上稀稀落落的有幾個雀斑，下巴上有一個黑痣子，長眉毛下面長着一雙水汪汪的大

眼睛，一看就是個機靈的孩子。可是她怎麼在這個時候跑到這個地方來了？我剛要問，她倒先開口了：

“叔叔，腿還痛不痛？”

我說：“不痛了。”真的，因為止住了血，不怎麼痛了。她說：“你別哄我啦。削鉛筆把手割破了，都要痛好幾天，打了那麼大個窟窿還能不痛？”她想了想，又說：“要是有點藥上上就好了，是不是，叔叔？”

“嗯，真的不痛”我看着她那關心而又天真的小臉孔，又感激，又怕她為我的傷口害怕，我把話岔開去，問她：“你怎麼一個人到這兒來啦？”

她說：“媽媽去給那邊山上的解放軍叔叔送開水了。臨走的時候怕賊軍進莊跑不及，叫我躲到這裏來。”她又說，她在躲着的時候，聽見前面打仗，嚇得很；听听槍不响了，想出去看看，剛一爬出甘蔗地，就看見了我，從軍裝上認出我是解放軍，她就把我拖到這兒來。她还告訴我，在我昏迷的時候，她偷偷爬出去看了好幾趟，看見賊軍沒顧得找我，直奪主陣地那座大山去了。末了，她說：“你淌了那麼多血，一條紅領巾都包不住，你又不會動，……”說着，她眼裏的淚珠兒閃着光。

我看看她扎傷口的那塊紅領巾。不知怎的，眼泡子一熱，眼淚也差點收不住了。我拉着她的手說：“小妹妹，多

虧了你呀！”她却晃着小辮子說：“你可別那麼說，我是個少先隊員嘛！”看她那股神氣，她是把這件事當作本分的事來幹的。這時，我的傷口又痛起來了，我緊咬着衣服領子，生怕一張口就會痛得喊出聲來；她大概看出了這點，低頭，趴在我的腿邊，折下半截甘蔗攥在手裏，小心地給我剝腿上的泥巴，用甘蔗水輕輕地擦我身上的血跡。

痛過一陣以後，我透過甘蔗梢子望望天，太陽已經偏西了；我把耳朵貼在地上聽了聽，附近的槍聲早停了，只有遠處還一陣陣傳來槍炮聲。我喊了聲：“小妹妹！”

“噯！”她爬過來了。

“你在這兒躲着吧，我得找部隊去了。”說着，我就往起站，誰知這腿傷得的確厲害，腳剛一着地，就鑽心的痛，我“哎喲”一聲又歪倒了。

她連忙扶着我，說：“叔叔，你還得躺着，等消滅了蔣賊軍我去叫人來抬你。”

我說：“不行，打仗的時候，一挺機槍關係大事，我得把槍送到隊伍上去。”

“我給你送。我扛得動，我剛才還扛過哪！”她看看我的臉，知道我不答應，她就說：“要嘛，我先進莊去看看，要是沒有土匪，我找人來抬你，好不好？”

這倒是個辦法，但萬一碰上敵人呢？我不能讓她爲我去

冒險。我不答應她去。

誰知道这回她不依我了，說：“不要緊，這路我熟着呢，我還會躲，你看；她伸手抓起地上一個用甘蔗葉子編的大草圈，往頭上一戴，可不是，草葉子一搭拉，把個小娃娃遮得嚴密密的，隔幾十步就看不出了。她囑咐我：“叔叔，你可別亂走哇，別叫我回來找不着你。你待的這個地方是從西數第十七壠。”說完，像個小刺猬似的，一溜就不見了。

她一走，我不由得心慌起來，越想越覺得不該放她走。在這裏我還有挺機槍保護着她，可是出去了，如果碰上賊軍……。我越想越擔心，簡直想爬起來去攆她，可是腿又不聽使喚。我只好熬着，熬着……

過了約摸有一個鐘頭，我聽見甘蔗地頭上一個人小聲地數着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四……”是她，她回來了。仔細一听，似乎還有一個人，我一驚，剛要抓那挺機槍，就看見她鑽了進來。身後跟着一個中年婦女，也頂着個草圈子。

孩子一蹦蹦到我跟前，高興地說：“莊裏沒有土匪，可是找不到人，我把我媽領來了。”

她媽看了看我的傷處，說：“到莊裏去吧，到莊裏就好辦法了。”我點了點頭。她把我扶起來，肩膀抵着我的左肩窩，我慢慢地用一隻腿跳躑着走出了甘蔗地。回頭看看我那挺機槍，那孩子扛着呢。十七八斤重的鐵傢伙，外加兩個

子彈梭子，把孩子壓得一歪一歪的。她望着我，好像是說：

“你看，叔叔，我說扛得動，你不信！”

太陽快落的時候，娘兒倆幫我走到了村子裏，到了她們的家。她媽安置我躺下就出去了。這功夫，孩子從鍋裏摸出兩塊紅薯，硬迫着我吃下去。過了一大會，她媽領着三個婦女來了，還帶來了一張竹篾床。她說，男人都不在家，去給解放軍抬担架了，現在只好由她們來抬了。她們四個把我和槍都放到竹床上抬起來。那孩子呢，非要跟着不行，還硬要把兩個槍梭子讓她拿着。

拐彎抹角地走了五六里山路，就來到了團的前方指揮所。忽然，一陣疼痛，我就又昏過去了。……當我醒來時，我已經躺在醫院裏。醫生說，這次負傷是打碎了一塊骨頭，還打着了什麼“靜脈”，要不是包紮得及時，不死也得落個跛腿。可是經那塊紅領巾一包，這條腿不是好好的了嗎！

那時我想：等我傷好了，一定得去找到她，好好地謝謝她。孩子的紅領巾還在我這兒哪，——來到醫院換藥時解下來，我就把它保存起來了；只是被血弄髒了，得買條新的還她……。

可是我很懊悔，那時候傷口痛得暈頭轉向的，怎麼沒有問問她的姓名和地址呢，現在連她那莊子的方向也記不清了。咳，我真是……。

傷愈那天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裁縫做了條紅領巾，帶着那條舊的紅領巾，回連了。

回連報到以後，当天沒有事，我就請了假到我阻擊的那個陣地（這我是記得的）附近的村上到处打听。說起來也好笑，這麼大的东山島，十幾歲的女孩子有的是，到哪裏去找呀？

星期天我又請了一天假，決定到附近的村莊去挨門找。喲，可給我問到一個下落了！有人告訴我說她在西浦鎮上，我高興極了，一氣跑了八里多路，到了那裏。誰知找到了一看，不是！那也是個十幾歲的女孩子，也是掩護了我軍的一個傷員，但我找的不是她。

第二個星期天我又去了。我捉摸着像這樣的孩子，她的事蹟人民政府一定會知道的，便決定到縣人民政府去找。到了那裏，廣場上正開全縣的东山戰鬥慶功大會呢。我擠進會場，東看看，西瞧瞧，咦，她在功臣席上坐着呢！胸前戴着一朵大紅花，襯得小臉黑裏透紅。那小辮兒，那大眼睛，那個小痣子，是她，一點也不錯！

休息的時候，我跑上去找她。她一下子撲到我的身上，連連地叫着：“叔叔！”還看看我的傷口，問我現在還痛不痛。這時，我才知道她家是個鹽民，爸爸在一九五〇年就被蔣賊軍抓去了，聽說死在海邊。她告訴我，這次因為救我；

她被評了一等功。

从这次以後，我們就做了很好的朋友，还通信联系呢。有一封信上，我說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們正在練兵，就是爲了解放台灣，我一定要把本領練好，去消滅蔣介石賣國集團，把台灣人民救出來，給你爸爸報仇！”

至于那條包过傷的紅領巾，現在还留在我這兒。我还她的是那條新的。爲了这事，我們當時还爭執了好半天呢。你看，这就是那條紅領巾。這條缺口，是她給我包傷口的時候用牙撕開的。

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

火

林大媽住在東山島的一個小山上，山前是一列大山嶺，山後靠海是一馬平川的平地。林大媽的屋後有一片竹林。她和小兒阿根，就靠這片竹林過日子。

說起林大媽這片竹林，那真是全島上數一數二的。地面雖然不大，竹子可長得挺旺，遠看，青艷艷的一片，像一塊綠油油的大絨毯；近看，一棵挨一棵，密密麻麻的，像一片大籬笆。

林大媽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背彎、眼花、牙也掉了半嘴。可是，她偏偏不服老，每天拄着拐杖，挾着彎刀，鑽到竹林裏，這裏掃掃爛竹葉，那裏給筍芽鬆鬆土，一磨蹭就是一天。有時不小心踩斷了一棵筍芽，她就心疼得一天吃不下飯去。

林大媽這樣沒死沒活地幹，她是有打算的，這個打算在她心裏已有十幾年了。十幾年前，她老伴臨死的時候，對她說：“你跟着我苦了一輩子……咱倆受點苦也算不了啥，只要孩子……無論如何得給他成個家，抱個孫子……”從那時起，林大媽就想積蓄點錢，好給孩子成家。可是，她剛積了幾個錢，要給大兒子阿桂成親，却碰上蔣賊軍撤退，阿桂被抓去了，幾年的積蓄被搶得一乾二淨，林大媽只好帶着小兒子過着苦日子。

但是，不管日子多麼苦，林大媽給兒子成家的念頭始終沒有斷。賊軍抓去大的還有小的，現在小兒子也長大了，當上了民兵；聽說在山下村裏還找了個對象。如今日子過好了，林大媽打算多積蓄幾個錢，給兒子把喜事辦得像樣點。要不，怎麼對得起那死去的老頭子呢。

於是，林大媽幹得更起勁了，收竹子時，把那又壯又直的好竹子一根根地揀出來，捆好放在一邊存起來，那怕是生活再難的時候，也不去動它。

竹子越積越多，不到一年工夫，竹林前面的竹子梁有房頂那麼高了。林大媽一有空就拄着拐杖來看看竹梁，越看越高興，摸着竹竿，數數捆數，點點根數，心裏盤算着：“再加七捆就夠五十捆了。到了那時候，拿幾捆換木料搭三間房子，剩下的賣給合作社，買布、買豬肉……一定給孩子把喜

事办得比他爸爸娶我的時候好上十倍。”

有一天，林大媽实在憋不住了，她就把这件事对兒子說了。兒子笑了笑，似乎要說什麼，但是望了望母親的笑臉，又改了口，說：“好嘛，政府正要蓋房子呢，把好竹子賣給國家吧！”

就在這個時候，东山島的戰鬥發生了。林大媽家前的那座大山上，成了戰場，數不清的解放軍戰士攻上山去打敵人。

夜裏墨黑墨黑的，伸手不見五指。阿根到民兵隊去集合了，林大媽靠在竹子梁上，摸着心愛的竹子。大炮“咕咚咕咚”地震得人心跳，林大媽望望戰場，想起了那些抓走大學子的蔣賊軍又來了，我这竹子……人民解放軍呀！你們千萬要把这群狗東西給我殺死……

忽然，一陣腳步聲从竹林後面傳過來，越來越近，接着幾十條黑影竄過來，爲頭的那個黑傢伙，压低嗓子喊：“什麼人？過來！”

林大媽嚇壞了，她抖抖索索地走過去，一下被那傢伙抓住了。那傢伙用一根硬東西把她推進屋去，林大媽覺出那硬東西是槍，但她不知道這些壞人是从哪來的。

一個人問她：“快說，這山上還有什麼人？有沒有你們的解放軍？”

林大媽告訴他們，這山上沒有別人，只有她一個孤老婆子。

那人推她一把說：“去，燒開水。多燒！”

“沒有柴火！”林大媽稍微清醒了些。

“這裏有！”外面的人拉進一捆竹子，“噠察噠察”折斷了，丟給她。

竹子，就是林大媽的命呀！現在，她忍住心痛，把它當柴火燒了。她慢吞吞地把鍋裏添上水，剛要擦洋火，一個賊軍拉住她：“把門關起來，不要讓火光露出去！”林大媽關上門，點起火來。竹子在火裏燒得劈劈拍拍地响，每响一聲，林大媽的心就抖一下，這不是燒竹子，簡直是燒她的心。

就在這時候，賊軍們忙起來了。那個當軍官的拿出一張紙，用手電筒照着，身邊圍着一群賊軍士兵，賊軍官說：

“再過半個鐘頭就開始，我們從海上摸到這裏，要從後面打他們！只要打下前面的那個大山頭，”他用手朝大山一指，

“我們就能占領全島。聽明白了沒有？”“可是要保守秘密，要叫共軍知道我們在這裏，那——前面是他們，後面是大海，我們一個也跑不了！……”那個賊軍官瞟了林大媽一眼。林大媽連忙轉過臉去，向灶炕吹了幾口氣，假裝沒聽見。不知哪一個又說了句：“不要緊，那麼一個孤老婆子……”